

前不久,笔者去精武体育总会时,顺便去海伦路上的美楣里寻访,发现早年的美楣里已不复存在,只剩下几幢紧靠俞泾浦河边经修缮过的“遗存”小红楼。知道美楣里,缘于姑妈曾经住在这里。那些年,每年节假日都会去美楣里看姑妈,她自从从顺昌路嫁到美楣里,一住就是50多年,直到海伦路拓宽搬离美楣里。美楣里始建于1929年,因其与上海大多数弄堂对称布局不一样,而在四川北路一带众多旧里中较有名气,弄左侧的房子有支弄、有的是围成三合院式样,有的是院落花园。右侧的房子则是沿着俞泾浦河岸一字排开,前面是弄堂,后面就是横浜。

美楣里一共有45幢假三层砖木结构房屋,前排房屋沿着俞泾浦(横浜河)堤岸,但姑妈及绝大多数居民都喜欢从后门海伦路进出。当年后门的弄口上方曾筑有“美楣里”三个字的弄名,远远望去很是醒目,至于为什么叫美楣里,据姑妈说,早年她听弄堂里的年长者说,美楣是位大房东,此弄房产是其娘家给的陪嫁,故叫美楣里。

第一次去看姑妈,是在一天上午,走进弄堂按照门牌号拐进了一条支弄,狭窄的弄堂充满着烟火气,几个居民正在弄堂里生炉子,浓浓的烟由于空间狭窄,始终飘散不出去,呛得人直掉眼泪,连门牌号都看不清楚。姑妈在门口等着我,直到眼前才看清,差点撞个满怀。姑妈说,美楣里难找,你能找到不容易,你看这烟呛人,这里每天都是这样。这是我对美楣里的第一印象,说实话并不好。

虽说印象并不好,但我倚靠在俞泾浦河堤,观看河中行驶的小船是如何穿越横浜桥洞的情景时,还是很享受的,这似乎有点像《清明上河图》中“一艘小船正欲通过桥洞,在桥下,有一位船工大声呼叫‘倒桅,趴下’,随后小船慢慢穿越了桥洞……”。

后来去了很多次美楣里,对弄堂里的窘境也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海伦路拓宽,美楣里已经很破旧了,姑妈常在电话里问我:美楣里什么时候能拆迁,因为她知道我可了解动迁的动态,每次我都说快了,你再耐心等待,直到有一天我告诉她,美楣里要拆了,已过80岁的姑妈兴奋得不得了,我隔着电话都能“看”到她灿烂的笑容。

姑妈搬离美楣里的那一天,在人生暮年终于可以住上宽敞明亮的新房子。临别时,姑妈有点不舍地说,美楣里住了50年,现在要搬了,还真有点不舍得。



在如今编校质量屡被“咬嚼”,校对部门萎缩,校对人才凋零的情势下,我觉得更有必要让社会铭记郑霞光这样一辈子默默无闻的出版界“老法师”。

郑霞光先生,杭州人,生于1917年5月29日,卒于1996年3月17日。今年是他去世三十周年,也是他的一百零九岁冥诞。他先后任职于新民晚报、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曾参与“二十四史”和《辞海》等大型图书的校对工作。我不知道他获得过什么出版界的荣誉奖,也不知道他的职称有没有达到“高级”?我和他共事、相处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我不是他的徒弟(也没有资格),但越是临到自己职业生涯的末端,越是懊悔当年实在年幼无知,即便语言沟通不了,完全可以笔谈讨教的,只是那时又能提出什么像样的问题呢?

今后也许再也不会有郑霞光、沈乾来这类“校对大牛”了,但是出版再怎么变,再怎么升级换代,“字斟句酌”的出版人精神总是丢不得的!

## 想起“新民”的老校对

杨柏伟

后继续留在社里发挥余热,我发现他俩的作息时间跟在职工是完全一样的。

几天接触下来,发觉郑先生是一位聋哑人,只能咿咿呀呀地发声,说个把短句或词汇。科里的其他同事因为朝夕相处熟悉了,都能和他用手势比划着沟通,我就没招了,每天见着老人家只能冲着他傻笑算是打招呼。

刚接触校样实操校对工作,傲娇地觉得自己堂堂大学生,改改错别字还不是小菜一碟?没承想,校对科科长让我和另一位略长我几岁、研究生学历的新编辑两人各校一遍,合起来算一个校次。我俩嘴上不敢说,心里大不服帖。然而,几份校样做完,至少不但心服口服,我简直还有点崩溃!看着二校给我们改出来的错,我才认清自己那点文字功夫完全就是花拳绣腿,萝卜干饭有得好吃呢!当初一般

工具书的校次要达到五校,而《辞海》这样的“工具书之王”校次多达十次,与“毛选”的校次相当。这后校次的老师们得有多厉害?而沈乾来、郑霞光先生就堪称校对中的“特级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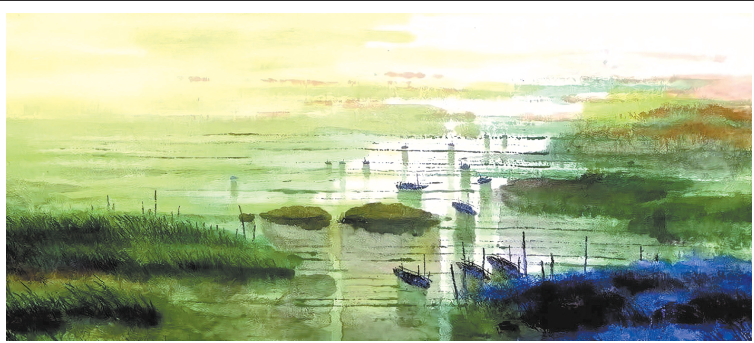
日常所见的郑霞光先生,总是埋首书桌,字斟句酌。看到前校次校出的具有难度或隐蔽性的差错,他会乐呵呵地起身,走到那位“火眼金睛”的晚辈面前,拿着那页校样,指着那个校对符号,说一句我听不懂的话,或者“翘翘”大拇指。明白了,那是表扬,用现在的流行语就是点赞啊!而郑先生给小青年最高的奖励,是递一张手写的小纸条,上面有他写的旧体诗句或者奖掖的话语。我是亲眼看到他给坐我对面的国荣兄递过条子的。

我还记得当时林放先生的《未晚谈(二集)》初版,《未晚谈》重印(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委

托辞书社门市部销售。郑先生买了好几本送人。他和科里同事说什么,我基本是听不明白的,但他发出的“林放”两个字的字音,至今犹在耳边,这常常是前一天新民晚报上又有林放的短文发表了,而郑先生读后是要和“辞海”同事分享读后感的,因为林放先生既是新民晚报的老社长,也曾是辞书社的副社长啊!

因为那本签名册的“亮相”,我与退休多年的老同事珍珠姐重新接上了关系。通过微信,珍珠姐给我发了多张老照片,也回答了我的一些问题,使我增加了对郑先生的了解。

我答应珍珠姐要写一篇小文章的,不过爱拖拉的我一拖就是快两年。陪马尚龙老师讲过几回“上海三老——老领导、老法师、老实人”,他理论阐述,我故事搭配,老法师的具体实例就是郑霞光先生。



远眺湘江 齐铁偕 诗书画

云生山欲尽,水势向天平。风阔鱼龙出,不碎昼夜行。

## 研究陈子善

辛渐

前不久举行了陈子善老师从教五十周年的座谈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刘勇会长亲自给陈老师颁发了研究会的最高荣誉“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陈老师的著述,会上有学生拍了照片,堆起来差不多有两米高,说著作等身,已不止了;说陈老师的成就,完全可以用学界翘楚来形容。但关于陈子善老师的专门研究,至今尚未开始。这不能不说是个缺失。

对前辈大家的研究,不用列举了,鲁迅研究、茅盾研究、郭沫若研究,以及朱自清、丁玲、冰心研究,都成立了专门的研究会。近年来一些现当代著名作家、学者的研究也蓬勃开展起来,比如《王安忆研究资料》已经出版了八本;《朱志荣美学思想研究》也出了两辑,即将出版第三辑,但我尚未见到研究陈子善老师的只言片语。

其实对于陈子善老师的研究,是有很大的空间的。首先是关于陈老师的学术交往研究,尤其是在他参与《鲁迅全集》注释工作时和老一辈作家学者如巴金、沈从文、施蛰存等人的交往。另外,陈子善与这些大作家大学者有着海量的通信,这些都弥足珍贵,很值得研究。其次是关于陈子善老师作品文本的研究。陈老师的作品,无论是谈书论人,大多是千字文,语言言简意赅,形象传神,生动活泼。在史料的发掘过程中,陈老师一篇篇美文也诞生了。还有就是陈子善老师的学术思想。史料的发掘研究也要有思想,没有思想的史料发掘研究,终归是杂乱无章,破碎而零乱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陈老师很早就着手发掘和研究沈从文、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作品了,这是开了风气之先的。陈老师对现代文坛作家作品的发掘和整理,其学术思想是值得探究的。最后,陈子善老师对出版界的影响也很值得研究。每年的上海书展,有陈老师身影的地方,几乎就是书展的热点所在。另外,陈老师编选了大量的作家作品,这方面最令人称道的是叶灵凤遗作小说集《紫丁香》的出版。《紫丁香》是一部跨越近百年才得以面世的短篇小说集。叶灵凤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编定目录,但因抗战爆发手稿遗失,成为了遗憾。近一个世纪后,才由陈老师根据多种资料还原整理,并于2025年(叶灵凤诞辰120周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上海早期的读书运动

邓伟志

1958年,上海全市开展了“鲁迅奖章读书运动”。市里推荐了几十本书,有理论的也有文艺的,如《林海雪原》《高玉宝》等。当时,我在上海财经学院院党委、团委领导下,负责读书运动的具体推进工作。每当我收到同学写的读书心得时,便马上送到校广播台广播,写得特别好的则送校报发表。由于上财同学的读书心得写得好,团市委还要我向全市团干部汇报上财的读书运动成果。我的同学毕业后,其中有不少人著作等身、学富五车。他们的成功是不是与他们当年爱读书的底色有关?值得深思。

数外机惊叹的悸动,只能锁进记忆深处。随着智能手机普及,拍照功能能是标配,我走过无数街巷村落,再遇见相似的暖光,抬手就能拍下存档,却再也找不回当年怦然心动的雀跃。我鬼使神差走回桌边拿起手机,对着窗外按下键。如今“放下手机”,竟已成了时代的奢侈品。

我爱攒生活碎片,手机微信朋友圈的“日常诗笺”,手机相册里石缝间倔强钻出的花草、树洞里陌生人的涂鸦、街角修鞋的匠人、淮海路卖栀子花的奶奶、地铁里捧着书静读的人儿、车窗外飞速流动的建筑,甚至飞机舷窗外翻涌的云朵,全是我随手拍下的人间烟火。记事本里记录着日程,也藏着突然冒出的细碎灵感。为着这份对记录的热爱,我特意淘了个复古相机造型的手机壳——哑光黑配银色的壳身,凸起大大的仿真镜头圈,斜挎在身远看就

山路十八弯,这一次的丽水之行我算是体会深刻。某一天的暂住地是西坑云景民宿,一间亲子房。房间不大,但有着一张上下铺都很大的双层床,经过商量,两个孩子睡下铺,我睡上铺,上铺离空调比较近,很暖和,下铺温度就比较低,好在两张床都配了电热毯,刚进入被窝的时候还是相当有幸福感的。小房间的窗子堪称一绝。窗子是传统的复古雕花,别有风味,窗外是群山环绕,村落的一檐一瓦尽收眼底,如同一幅静止的画,但远处飘起的炊烟又告诉你这一切是那样的生动。民宿女主人是一个淳朴的当地村

## 丽水西坑

张国勤

民,她告诉我,自己在县城里还经营着一家店铺,替他人缝补衣物,出售缝纫器材,民宿是自己的老宅,有生意的时候就来打理。早天的晚餐我们是自备而来的,那天下午我们从杨家堂村和宋庄村出来,到松阳明清老街逛了逛,顺便买了一些吃食。杨家堂村,村口一株巨大的香樟树是该村的地标。一大早去的时候游客已经络绎不绝,连拍一张像样的照片都没有成功。但好在整个村子的商业气息还不是太浓,基本保持了古朴风貌。说实话,这次丽水之行最大感触就是,所有的村落几乎都保持了原始状态,仿佛时间就在那里被凝固,数百年的历史沉淀就这样轻而易举被我们置身其中又尽收眼底,是一种异常美妙的体验。从杨家堂村出来,去了民宿少东家推荐的松庄村。这个村落应该是我喜欢的一个了。它的美在于那座石桥,凝视着它的时候,仿佛时光倒流六百年,又似乎把人拽进了某部古老的电影。

期待:它让相隔千里的人能相见,让交流不被山海阻挡,让零散日常攒成清晰可寻的“活档案”。错的不是工具,是我们亲手给自己围了心墙——把点赞当成面对面的欢笑,把群发祝福当成手写的挂念,让算法填满生活空白,而我们通过智能手机建立的就是新时代催生的新式社交方式。如今我依旧日日带着手机,用它料理日常琐碎、存储灵感、联系亲友,不再偏执追求“放下手机”对抗新时代,也不再为虚无的情绪价值折腾,只觉心里安稳踏实。人是工具的主人,手机本无墙,从来不是隔绝人心的围墙——只要愿意给心留点空白,它就是帮我们攒美好、传温度的助手。工具本为便利生活而生,我们又何必反过来自被它绑架?

带娃探索西坑村,亦是著名的旅游目的地。这里的二十四节气陈列馆上下共有四五层,根据地势规划而成,屋内没有开灯,很昏暗,主要展示松阳县当地关于二十四节气的风俗仪式、农耕习俗等,有图片有实物,甚至还有电子屏导览的设备,可谓精心布置。我给两个孩子拍了几张照片留念,想象置身在数千米高的山顶,心存敬畏。

## 手机无墙

吴海璇

是台专业微单。刚拿到那几日,我走哪都特意把壳露在外面,暗自窃喜这份别致的酷。可没得意多久,就接连遭遇尴尬:去医院探病,被服务台护士误会偷拍;去老城区逛手工银器铺,打首饰的爷叔看见我胸前挂着“大镜头”,立刻停下手中锤说:“我们是小本生意,不能拍照哦。”就连同事来办公室串门,见我扣在桌上的手机都要问一句:“你这是微单啊?……”每每这时,我总第一时间翻正手机,连连解释才惊觉这份小小的酷,竟不知不觉在我和旁人之间隔出了一道看不见的墙。

## 十日谈

你还能放下手机吗 责编:郭影

手机的瘾,已是生活的一部分。请看日本栏。